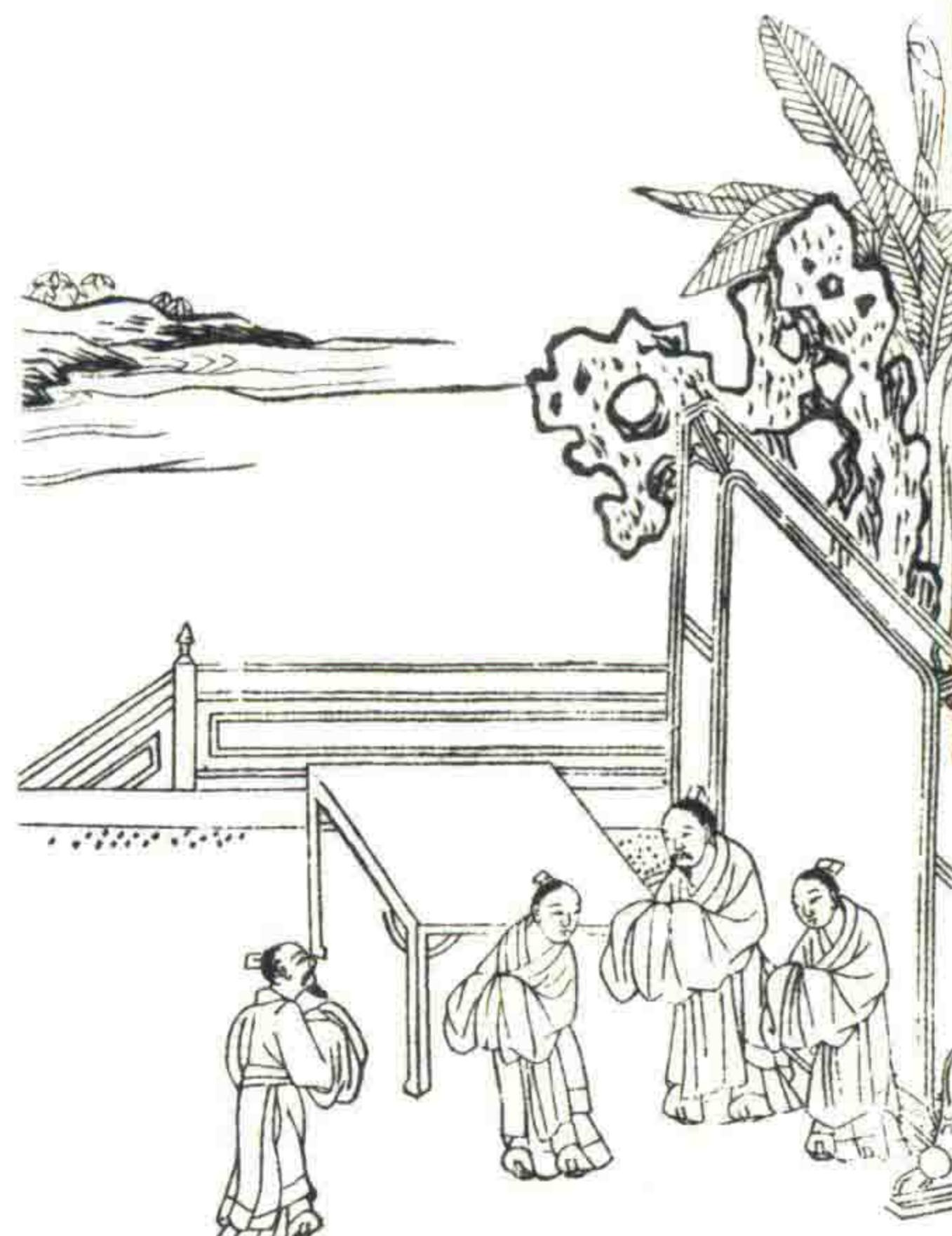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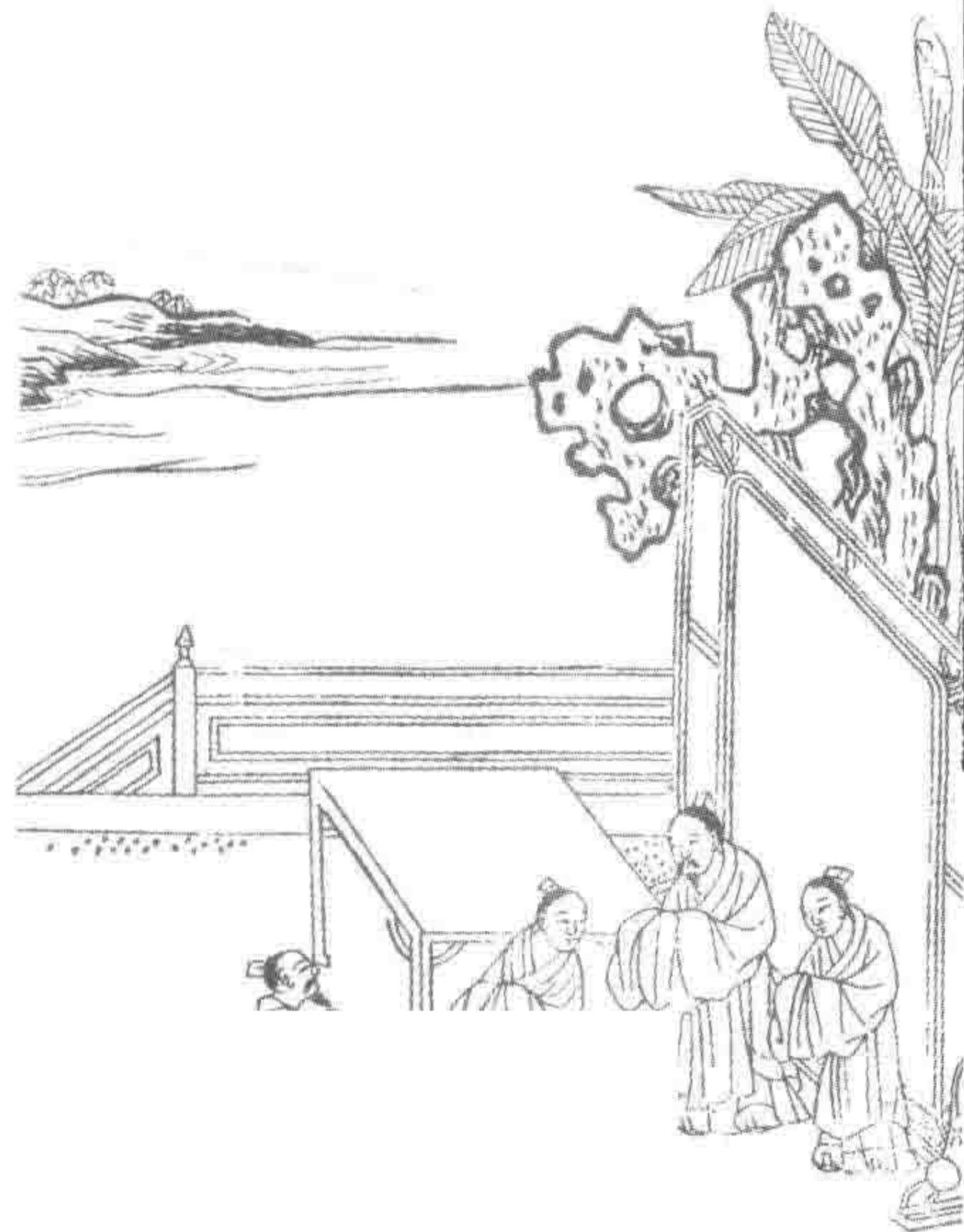
# 《孟子》七篇解读



## 告子篇

陈来 / 孔德立 著  
王志民 / 主编

# 《孟子》七篇解读



## 告子篇

陈来 / 孔德立 / 王志民 / 著 主编

# 告子篇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注

《告子》篇是《孟子》整部书中最具有哲理的一篇。《告子上》集中阐释了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几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的观点在该篇中全部出现。后面的四章阐释了孟子的修身之道等内容。《告子下》孟子讲为官之道、求学之道、处事之道和教育之道，应该是《告子》上篇思想的自然延续。

我们先看《告子上》第一章。

11·1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此章先是告子发问。告子问一句，孟子答一句，就此展开了人性论的交锋。告子举例说，“性”好比“杞柳”，“仁义”好比“杯棬”。杞柳可以制成杯棬，也可以制成其他东西。告子批评孟子把人性直接说成仁义，就好比把杞柳等同于杯棬，把材料等同于产品。

告子的这个问题很尖锐，不好回答。比如，我们说这个杯子

是陶瓷的，陶瓷是陶土烧制而成，但是你不能说陶土等同于陶瓷杯子。我们看孟子怎么回答。

告子的年龄比孟子大，据考证，告子这时候八十多岁了，孟子四十多岁。一个八十岁的长者训斥一位四十岁的年轻人，不太好直接顶回去，更何况不好回答的问题。但孟子刚正不阿，是什么就是什么。

孟子说，你是顺着杞柳的特性做成杯子，还是逆着杞柳的特性做成杯子呢？很显然，你是顺着杞柳的特性做成杯子，这说明杞柳本身蕴含着杯子的特质；逆着杞柳的特性就破坏了杞柳的本性，也就做不成杯子。破坏杞柳的本性，试图做成杯子的想法，就如同破坏人的本性，还想求得仁义一样。如此想法，率领天下人祸害仁义的就是你这个人呀！

孟子给告子扣的这顶帽子看起来有些大，但在孟子看来，并不大。因为告子割裂了从人性到仁义的转化联系。在孟子看来，自然人性论绝不能接受。一旦接受了自然人性论，就意味着仁义不是人性的必然结论。这种认识论的危害在于，人性的潜在的善端极易被冲垮。

第一个回合孟子获胜。但是，接下来孟子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性论是最难讲的，我在课堂上给工科生讲这个话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同学们的讨论中，学生普遍感到这个问题不好理解。性可以组成很多词，性别、性格等，这些词都是和人性有关。一般认为好人、坏人都有人性，但孟子为什么非得把这个人性说成是善的呢？难道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善的吗？其实，孟子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本篇搞清

楚，中国人性论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孟子并没有说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好人，如果这样的话还要教育干什么？

孟子讲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人性本来是善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儒学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你不能质疑，价值观动摇了，后续的教化就会出问题。这个命题后来成为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三字经》我们都会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第一句话是孟老夫子的，第二句话是孔老夫子的。孟老夫子的人性论排在前面去了，这说明性善论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告子亮出他的观点后，被孟子反击了一下。但是告子并不甘心，继续出击。我们来看第二回合。

11·2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说，人性好比湍急的流水，在东边挖个口子往东流，在西边决个口子往西流。人性是不分善与不善的，你不要定义人性是善还是不善的，就相当于水的流向，本来不分东西，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

孟子说，是的，水确实可以不分东西流向，难道不分上下吗？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向善就相当于水向下流，是本性。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的。水有时候不下流，但是是有原因的。我们接一盆水，用手啪的一拍，水溅起来了，溅到额头上了，这就是“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阻挡它，逐级提升，可以把水引到高山上去。难道跃过额头、引水上山是水的本性吗？不是，是水受到外力作用的结果啊！你用外力改变了它的方向，使它前进的轨迹发生了变化。

“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这句话不好理解，我看了很多相关解释，这个地方很多人没说清楚。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孟子承认人可以做出不善的行为，但改变人性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前提是外界形势的变化。但是，“不善”并不是人性展现出来的本来面貌。所以，这个地方的理解是，人本性是善的，外界可以使人性的表现形式为“不善”。也就是说，孟子承认社会上有不善的人和行为，但人性本来应该是善的，只是外力有时候扭曲人性。这个思想对后来王阳明影响很大。人性可以变坏，但是这个并不否认人性原本应该是善的，是因为后天、外力社会的形势，使他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与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冲突。

11·3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在第三轮辩论中，告子转换了一个话题，提出了“生之谓性”的观点。什么是“生之谓性”？“生之谓性”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普遍人性论，人生下来的生理本能就是人性之初的表现。汉字里的“生”和“性”可以互训。简单地说，天生的就是人性的本来面目。

这又是一个难题，我们看孟子如何应对。孟子真是一名天才的辩论家，其高明之处在于用对手的逻辑打败对手。孟子反问：“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你说的生之谓性，是不是说所有白色东西的“白”都一样呢？告子说，对呀。告子从这里就开始中了孟子的套了。孟子接着追问：“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羽毛的白，雪的白，白玉的白是不是一样的？告子说，是呀。好了，孟子该亮出底牌了。“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狗性、牛性、人性一样吗？告子没词了。你说“生之谓性”，生下来所有生物的特性是一样的，饮食男女，吃、穿、保暖、生理都一样，那也就是说人与狗、马没有区别喽。

我们知道，人性与狗马之性怎么能一样？告子的“生之谓性”，恰恰是只看到了人的生物性，忽略了人与动物的差异。而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正是人性的独特之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礼仪、教养、文字、车服礼器等文明特征，这些动物都没有。正是人的特有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性。

朱熹在这章的评论中说，“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人性和物性最大的差别在于人有仁义礼智，人有礼义廉耻，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

之心。人不能只有物质的需求，还要有精神需求，还要有理想信念，动物可以吗？动物没有这些。

有一次我看《地球脉动》的片子，看得有些伤感。片子记录了一头北极熊出去觅食的事。大家知道现在全球变暖，北极冰川不断溶化，北极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很可怜。它试图捕捉一只海象作为食物。海象体型不大，但是在面临北极熊攻击的时候，海象会围成一个铁桶阵，海象的角朝着北极熊呈防守阵势，大的海象在外面，小的海象在里面，北极熊攻不进去，后来被海象戳伤了。北极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它实在无力继续进攻，最后在冰面上挖了个坑，自己把自己埋了。对于动物来说，终其一生，就是觅食与繁育。很多人认为，人与动物不是一样吗？吃穿饮食。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者之间的“几希”，就是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只有一点。这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君子能保存，小人不能保存的礼仪交往与文明教化。这个“几希”就是人区别于动物，君子区别于小人的地方。如果如告子所说，人性就是“生之谓性”，那么，这个人与禽兽的“几希”也就不存在了。

11·4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

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告子在第三轮较量中感到“生之谓性”还不够直白，干脆就直接亮出底牌。什么是人性？“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就是人性。我们经常讲“食色性也”，这是告子提出来的。第四章的辩论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这就是“仁内义外”的基本观点。仁内义外的理论也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普遍观点。

“仁”最初是指家族内部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亲亲”，仁也；“尊尊”，义也。对父母的爱是“仁”。义是在血缘关系以外，对待年龄、德行、地位较高的人的行为准则。为什么我们尊敬他？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尊敬，这就是“义，外也”。告子说的“仁内义外”，就是这个意思，仁发自内心，义取决于外在因素。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孟子坚决要把“义”也说成是内在的一种情感与德性。孟子问告子，你怎么能说“仁内义外”呢？告子说，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仁内义外”。我们对长者要尊敬，因为他是长者我们才尊敬。“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这段话有点绕口。什么叫“彼长而我长

之”？“彼长”就是他长于我。他长于我，我就要以对长者的方式对待他，并不是我先有一种由内而外生的自觉观念。

接下来，孟子说：“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这时候看起来孟子的跨越好像有点大。马的白都一样，人的白也一样，那老马的老与老人的老，是不是一样，就值得怀疑。你对马可以不尊敬，一直让它干活。但是对年老的人难道也不尊敬吗？“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到底是因为他先“长”，还是我们先有“尊长”的心，争论的点其实在这个地方。告子说，因为他长，我才尊敬他。孟子说不对，是因为我们先有内心的尊敬之情，你才尊敬他。

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没有内心的尊敬之情，他即使再长于你，你可能也不尊敬他。公交车上年轻人未必给老年人让座。按照告子的讲法，看到比你年长的人，应该以义待之。但是，“应该”如何才能保证？所以告子也是把“义”作为内心的情感，但他与孟子的区别在于，告子把“义”说成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规则，而不是发自内心之德。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明明有法律条文，但是为什么有人不去遵守？所以他们两个争论的焦点在于“义”是内心自觉，还是外在的规定。

告子不会轻易被说服，继续争辩说，我的弟弟我就爱，秦人的弟弟我就不爱。因为我的弟弟讨我喜欢，我发自内心爱我的弟弟，所以说仁是内在的。我尊敬楚国的长者，是因为他年长，他值得我尊敬，并不是我发自内心对他尊敬，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反戈一击，说：你喜欢吃秦人的烤肉，和喜欢吃自己家的烤肉，有区别吗？是没有区别的，喜欢吃烤肉是个人的味觉与体

验决定的，不在于肉是谁烤的。事物都有类似的情形，难道说喜欢吃烤肉的心也是外在的吗？如无仁义之心，你再长于我，我也不不会爱。

孟子这段话对于解释我们当前的社会道德问题非常的贴切。当一种价值观被普遍质疑的时候，外力的强制，法治的强制，效果都不好。我举一个例子，西汉时期，经学繁盛，到了东汉时期，经学开始走向谶纬化，逐渐教条化、僵化。《尚书·尧典》的“曰若稽古”四个字，经学家可以用几万字来解释，搞得老百姓看不懂。儒家标榜的赖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五伦关系，反而是读经典出身的官员带头破坏，由此引发了社会上大众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从而导致社会秩序失衡。

所以孟子对人性的看法，不论民族，不论老幼，只要是人都应该这样。孟子的性善论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的性善论足以成为指导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人性标准。

11·5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

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告子》上篇的前四章的行文方式均是按告子发问，孟子来解答的逻辑进行的。进行到第四章结尾，孟子亮出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不论地域与国别，仁爱与尊长的情感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这是同类意识。这个意识之于儒学非常重要。什么叫同类？只要是人类，就有共性，这种共性正是孟子说的善性。善就是人类的共性。

孟子所说的这种同类意识的来源何在？我认为，孟子应该受到了墨子的启发。孔子讲仁爱，墨子论兼爱。墨子说，儒家的仁爱太狭隘，爱自己的父亲和爱别人的父亲不一样，爱自己的兄弟和爱别人的兄弟不一样，这都是狭隘的表现。爱应该是一样的，你不应该把别人的父亲和我们的父亲区别开来，应该兼相爱。

按照墨子的讲法，爱别人的父亲和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别人的兄弟和爱自己的兄弟一样，没有区别的爱，就是兼爱。但是，墨子对人的特定情感的否认却违反了基本的人情。所以兼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儒家讲仁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像一个同心圆，像我们拿一个小石子扔在池塘里面，水的涟漪一圈一圈往外放大，有个内外之别，有个差等。关键是，这个有差别的爱能不断往外推。靠什么推出去？正是靠的“义”。和我们没有血缘

关系的人，我们也能爱他。如果推不出去，就真的狭隘了。

历史与现实中有些人非常孝顺父母，但是个坏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儒家不是讲孝吗？孝子为什么当贼、杀人？原因就在于他的孝，也就是最基础的仁爱没有推出去，没有推出“义”。没有推出对陌生人的爱，说明他的仁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再来看孟子和告子争论的问题，意义就更大了。一个人一定要在内心扎下爱的种子，从仁到义，把义坐实成内在的德。这是人类同类意识的心理，是一样的，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有这种爱。这就是孟子讲的仁义都是内在的思维逻辑。

到这个时候，告子与孟子的争论告一段落。告子可能觉得说不过孟子，就不好直接出面了，但还是不甘心，于是派别人来继续挑战。

接下来辩论的双方，一个是孟季子，一个是公都子。孟季子可能是告子派来的说客，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孟季子问公都子说，你为什么说义是内在的呢？打不过老师，就抓到学生进行攻击。公都子说，敬的人虽在外，但是我们敬这个人的心是内在的。所以说敬，也就是“义”这种德是内在的。

孟季子又问，乡人比兄长大一岁，尊敬谁呢？一个和你不认识的乡人，比你的兄大一岁，是应该尊敬长者吗？公都子说，当然尊敬兄长。孟季子继续发问，“酌则谁先？”敬酒先给谁敬？公都子说先敬乡人。孟季子反问说，你尊敬哥哥的内心情感优先于乡人，斟酒却先敬乡人，所以说“敬”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你是看人来的。内心敬爱的是兄长，行礼敬重的是乡人，可见“义”果然是外在的，因为你内心敬兄长的爱是“仁”，敬乡人的时候是

“义”。

孟季子的这个套下得很深，公都子答不上来。于是公都子就去找老师解答。当他把孟季子的话告诉孟子时，孟子说，你怎么不反问他，当叔父与弟弟在一起，是敬叔父还是敬弟弟呢？他肯定会说敬叔父。但是如果“弟为尸”，弟弟在“尸”的位置上，敬谁？他肯定会说敬弟弟。你再反问他，为什么不敬叔叔呢？他会说这是由弟弟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所以你可以说，正是因为位置的不同，敬兄长是常态化的；敬乡人是礼仪，不是经常性的。我们解释一下“尸”。有个词叫“尸位素餐”，什么叫“尸位”？古代祭祀和现代祭祀不一样。现在我们祭祀祖先时，在供桌上摆上先人的牌位。古人的做法是找一个男孩坐在供桌上，代表去世的先人。这个男孩在这个特定时间特定场所就是“尸”。弟弟还是弟弟，但是弟弟在“尸位”上代表祖先，所以当然先敬弟弟。其实，弟弟在此时此刻就是一个符号。符号代表一种对秩序的尊重。

为什么孟子特别讲义？义和权密切相关。“义者，宜也”，义的繁体字是“義”，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解释为适宜、适度、恰当。什么叫适宜、恰当？就是通权达变、与时俱进，根据现实情况做出最恰当的判断与做法。孟子在《万章》篇评价孔子为“圣之时者”，僵化不是儒家的做法，真正的儒家一定是通权达变的。

义是最适宜的路。孟子说居仁由义，仁是安宅，义是正路。朱熹的学生陈淳，编了一本理学辞典，叫《北溪字义》。书中讲什么是“道”。我们都知道，鲁迅有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这句话最早出自《北溪字义》。普遍的、可行的、

被大家认可的路就是“道”。你自己从草地上踩出一个来，那叫“径”，不是“道”。孟子以“义”为道路，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之道。

我们继续看下文，孟季子听了这番话，说，“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这个人很轴，还是没被说服。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季子的意思是，该敬叔父的时候尊敬叔父，该敬弟弟的时候尊敬弟弟，所以你看，你尊敬人还是外在的。公都子说咱别说这个了，咱说点别的，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凉水，说明我们冬天需要热水，夏天需要凉水。这正是发自内心的需求。

以上是争论“仁内义外”的延续。这里看起来有三个人物出场，孟季子、公都子、孟子，实际上应是四个人，告子是孟季子幕后的指挥者。孟子的学生公都子进一步表达了立场。

11·6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

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在孟子时代，人性论是当时思想家讨论的重要话题，除了性善论，还有流行的三种人性论。这三种人性论的影响很大，因此，孟子弟公都子向老师请教这几种人性论的异同。其中，第一种就是告子的观点“性无善无不善”，第二种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第三种是“有性善，有性不善”，第四种就是孟子讲的“性善”。

第一种观点，“性无善无不善”，没有好坏之分，属于自然人性论。第二种观点，性可以向善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恶的方向发展。遇到周文王、武王之类的英明天子，引导百姓一起向善。遇到周幽王、厉王之类的暴君，老百姓也好打架。第三种，同一个时代，有的为善，有的为不善。舜的父亲是瞎子，给舜娶了一个继母。继母看不起他父亲，而且带了个弟弟，叫象。象很坏，坏到什么程度？家里的谷仓漏雨，舜爬到谷仓上面补草。结果他爷俩在下边放火，要烧死舜。舜很聪明，拿两个斗笠，像降落伞一样飘了下来，躲过一劫。还有一次，舜挖土井，下去以后，他爷俩在上面往里填土，要活埋舜。舜就在下面掘地，打了一个地道出来了。有这么坏的父亲和弟弟，但是舜仍然可以做到孝。

在提出以上三种人性论后，公都子用质疑的口吻说：现在老师您说性善，难道其他三种观点就都不对？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什么叫“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